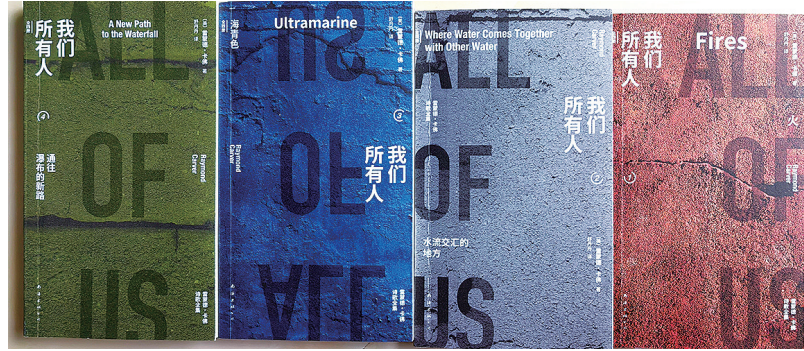


“这些诗就像知己和旅伴”

——读雷蒙德·卡佛诗集《我们所有人》

□ 韦佐文/图



“三条肥美的鲑鱼/游在静的水潭里/……这些鱼就应该/是这样/一直浮游/在清水里”(《写给海明威和W.C.威廉斯的诗》)雷蒙德·卡佛回文似的这几句诗,让我读了又读。

卡佛不是写鲑鱼,而是借鲑鱼引出海明威和威廉斯对于鲑鱼的态度:一个想要吃鱼,一个却要让鱼一直浮游着。两人态度截然不同。“但他们/讨论着,/消失在/渐渐黯淡的松林/和田野,和天光里”。并一起“走向那河流的上游”,成为两条洄游的鲑鱼。此诗极像中国的一桩禅宗公案。这是我喜欢卡佛诗歌的理由之一。

起初,我多次默念着“是这样/一直浮游/在清水里”这三行诗,脑子里竟然冒出“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江南》)的诗句来。卡佛诗中的鲑鱼像一幅动画,而其句式像威廉斯的《红色手推车》。《红色手推车》被诗评家认为几乎不传达思想和意义,不暗示,不象征,什么都不表达。卡佛的“这些鱼就应该……”这句,却借威廉斯之口替代自己表达了。

当代小说家们极熟悉并推崇卡佛,其中有不少早已收他为关门师傅。卡佛被誉为“美国二十世纪下半叶最重要的小说家”和小说界“简约主义”大师,是继海明威之后美国最具影响力的短篇小说作家。他于1988年逝世,仅活了50岁。但小说家的盛名,曾一度遮蔽了他的诗歌成就。而卡佛本人曾坦言,他更珍视自己的诗歌。

所幸的是,不到10年,卡佛的诗歌引起英美文学界的更多关注;不到20年,又被更多中国读者所喜爱,是因为得以赏读卡佛诗歌全集《我们所有人》(全四册,南海出版社 2025年12月出版 舒丹译)。全集收入卡佛诗歌300余首,创作时间跨度为30余年。亦即说,卡佛开始写诗时尚不足20岁,比较早。

全集分四册,分别为《火》《水流交汇的地方》《海青色》《通往瀑布的新路》,如更简单概括四册诗集,就两个字:水、火。仅从书名上,就大致体现了卡佛所师承的诗人前辈之一的威廉斯提出“要事物本身,不要概念”

的创作原则。卡佛所写的不是水火或自然景象,诗中记录更多的是他的日常生活及生活背后的沉默和隐秘的情感。“卡佛最好的诗就像他短篇小说的缩影”,这是评论界对于卡佛诗歌的共识。卡佛的第二任妻子——美国当代女诗人苔丝·加拉赫说,卡佛诗歌“就像知己和旅伴”。卡佛的诗歌很好读,它不玄幻,不艰涩,不突兀,不声东击西,有些甚至像小说细节,充满戏剧感和画面感,让人有如老朋友或老邻居般亲近。苔丝说,卡佛诗歌“就像知己和旅伴”。卡佛的诗歌很好读,它不玄幻,不艰涩,不突兀,不声东击西,有些甚至像小说细节,充满戏剧感和画面感,让人有如老朋友或老邻居般亲近。苔丝说,卡佛诗歌“就像知己和旅伴”。

那我们就来读读全集里较少的爱情诗中的一首吧。“假如我说‘夏天’,/写下‘蜂鸟’这个词,/装在信封里,/带下山去/投进邮筒。你一打开/我的信,就会回想起/那些日子,还有我是多么,/多么地,爱你。”(《蜂鸟》),夏天和采蜜的蜂鸟,用以比喻爱情的热烈、甘甜与芬芳。但由于身体的原因,卡佛或许意识到他所给予妻子的爱不会那么长久,于是让自己的诗歌和信件伴随爱人走完一生。卡佛说过:“我开始写东西的时候,期望值很低。在这个国家里,选择当一个短篇小说家或一个诗人,基本就等于让自己生活在阴影里,不会有人注意。”当已经有人注意到他的时候,他自己还来不及享受名声带来的红利。

回到松林里。”(《在科威克河上带着伸缩鱼竿》)卡佛写河流写垂钓诗有不少。垂钓时,他竟能“看见”自己像“翎毛高耸的松鸡”般纷飞思绪,但很快被流水抚慰。他借飞鸟归林,表达了自己情绪转为沉静、平复的变化。

第一册《火》里,呈现最多的还是河流。“这个下午的密西西比河——/时而涨潮,在烈日下翻腾,/时而落潮,在星光下泛起涟漪,/致命的暗礁诱捕着往来的/汽船——/这个下午的密西西比河/从未这么遥远。”(《特拉维夫与密西西比河》),此诗不是写河流,而是借此向文学前辈马克·吐温致敬。

全集里多有写亲情的诗作。如第二册《水流交汇的地方》里,“今早我浪费了时间,深感羞愧。/昨晚睡时想起了爸爸/想起过去我们常去钓鱼的那条小河……/河水催我入眠//……/我想把手伸进清澈的水里。/像父亲那样。一次又一次”(《高架桥》),此诗看似平淡,却不露痕迹地隐藏着巧思与深情。

父亲已逝,卡佛将以什么方式来表达怀念之情?在河边时,“把手伸进清澈的水里”,这是父亲生前最喜欢的动作。卡佛重复这一动作,用以怀念自己的父亲。我每次切牛肉苦瓜时,会默念一句“牛肉炒苦瓜,好吃不过它”。这是父亲在世时,每次切牛肉苦瓜时,必念这句“厨语”。

毕竟是小说家的诗作。第三册《海青色》里,不少诗歌呈现着小说的趣味。“她给了我车和两百/美元。说,再见,亲爱的。/保重,听见了吗?/二十年的婚姻/就这么多/……她再没有什么/可以希望。”(《希望》)

活脱脱的电影场景里的一个画面。标题为《希望》,最后却没有希望。看似轻松戏谑,却又辛酸无奈。或许两人分手,会有新的希望?

诗人写诗基本上没有计划的,除写史诗和长篇叙事诗。因此,卡佛的四册诗集,似乎也无法按内容去归类。就像第四册《通往瀑布的新路》,如从中抽出几首,一般读者也无从分辨它们出自哪一册。

有一点或几点相近的,那就是卡佛在每一册里,都写到他喜欢的文学前辈,特别是诗歌前辈,并引用他们的某一首或几行作为开篇,像简洁的序言。如《通往瀑布的新路》直接引入两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切斯瓦夫·米沃什的《礼物》、雅罗斯拉夫·塞弗尔特的《伤感图画》作为开篇。或在册子当中,还插入不少其他诗人的短诗,如亦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的。

“大海由蓝色/变成了橄榄黑。//我睡下,望着闪电从亚洲/跃起,//我的爱人惊醒,呼吸,/重又熟睡,//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然而/也属于另一个世界”(《两个世界》),卡佛作此诗前,插入了塞弗尔特的诗,是有别有寓意的。塞弗尔特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以写爱情诗著称。卡佛的闪电从亚洲跃起,多么奇崛而跨越。但这是一首安静之诗。不管多么亲爱的两个人,每个都有自己的世界。或许,这就是最好的相处方式。

“一整天他像机车一样工作着。/我是说他在画画,画笔的笔刷/像钟表一样来回。……/他像片树叶一样颤抖//……/闪电像记忆,像启示一样/劈裂天空……”(《画家和鱼》)这首诗里,且不谈它的主题,单是密集的比喻就足以赏读。塞弗尔特最为倚重的修辞就是比喻。他说过“一个惊人的譬喻的价值胜/手指上的戒指”。此诗是卡佛向塞弗尔特致敬之作。

卡佛的300余首诗作已足够丰富。正如苔丝所说,诗歌就像河流,是得到认可与治愈之地。卡佛的诗歌会让很多读者感同身受。在卡佛诗中,我们读到的不仅仅是卡佛本人,也读到了很多人,包括自己,甚至是“我们所有人”。

恰用AI,走好精品化之路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推动文化建设数智化赋能、信息化转型,并将微短剧纳入新型文化业态。近日发布的《繁星指数·微短剧助力经济社会发展年度洞察报告》指出,2026年微短剧已迈入数智赋能与精品创作并行的高质量新阶段,“技术应用度”被纳入该报告的核心评测维度,AI与OPC(One Person Company,一人公司)融合成为行业新趋势。

作为数字时代新大众文艺的代表性载体之一,微短剧的产业生态正经历深刻变革。依托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剧本编写、虚拟场景搭建、后期剪辑等环节的应用,单人创作者即可高效完成全流程制作,有效压缩制作周期、降低创作门槛,激活大众创作的内生动力。顺应这一趋势,全国多地通过设立专项基金、明确研发方向、建设技术平台等方式,以前沿技术成果构建区域竞争优势。

在产业方面,山东青岛成立AIGC·OPC产业基地,为个体创作者提供技术、运营等方面的专业服务;北京怀柔“中国影都”推出人工智能算力服务平台、出台算力补贴政策,建成专业的CreateAI动作捕捉基地,为技术应用提供落地场景。在创作方面,从早期的《三星堆:未来启示录》到AI全流程微短剧《中国神话》《美猴王》,再到当前关注度不断提升的AI漫剧赛道,AI在微短剧行业中的应用程度持续提升,为行业数智化转型提供了探索路径。

技术升级可以提升产业效率、拓展题材广度、丰富画面表达,但我们也要看到AI在微短剧领域快速渗透所带来的一些挑战与隐忧。一方面,AI赋能下的内容爆炸式增长,使部分作品陷入同质化、套路化的困境,重效率轻品质、重流量轻价值的现象时有发生,既消耗了观众的观剧热情,也制约了行业的长期健康发展。

另一方面,AI内容与真人短剧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单选题”,从业者无需“一拥而上”挤入AI赛道。聚焦人间烟火与平凡温情的《北往》,以普通人的风雪归途为叙事核心,勾勒出守望相助的朴素情感;谍战题材短剧《暗潮涌动》以紧凑的竖屏叙事传承红色基因;现实题材短剧《长路初心》以写实的表演传递法治精神与价值导向,实现艺术表达与社会价值的统一。这些作品的成功,印证了真人创作所独有的情感张力与人物塑造力。

微短剧创作不是简单的技术堆砌,而需要由技术表现力、价值引领力、创意审美力合力完成。技术应用让作品有新意、有活力,价值引领让作品有方向、有筋骨,创意审美让作品有温度、有灵魂。有了这三“力”,无论AI剧还是真人剧,才真正拥有了穿越市场周期的底气。

微短剧高质量发展需兼顾技术之“快”与人文之“慢”,既善用AI提升效率与表现力,更要警惕算法逻辑对创作本心的侵蚀,建立起“技术为内容服务、流量向价值看齐”的健康生态。这不仅需要平台完善内容审核与激励机制,引导创作者回归“人”的情感与思考;也需要相关部门加快制定数智化内容的伦理规范与评价标准,让技术应用在透明、可控的轨道上运行。如此,微短剧方能承担起记录时代、温润人心的使命。

据人民网-人民日报海外版 作者 阚平)

“名家领读名著”少年儿童阅读活动启动

三十余位名家领读七十余本名著

“名家领读名著”少年儿童阅读活动启动



“名家领读名著”少年儿童阅读活动日前在京启动。启动仪式后,来自文学界、教育界、阅读推广领域的专家学者齐聚圆桌论坛,共论AI时代少年儿童阅读经典的价值与方法。

中国新闻出版传媒集团与学而思教育集团联合发起的“名家领读名著”少年儿童阅读活动,旨在以“媒体+科技+教育”融合之力,破解AI时代少年儿童阅读痛点,构建“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生态体系。活动将联合麦家、戴建业、樊登等30余位名家作为“解锁经典”的领路人,领读70余本名著,通过视频的形式,让作家结合自身阅读、写作、成长经验,精读细读经过时间积累、沙里淘金的名著,带领孩子们走进经典的殿堂。

中国出版协会理事长郭书林表示,“名家领读名著”少年儿童阅读活动抓住了少年儿童这一重点人群和名著这一核心内容,是推动全民阅读深入发展、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当前,人工智能对知识传播和阅读构成巨大挑战,如何帮助孩子掌握人类已有的重要知识体系、保持独立思考,成为紧迫课题。此次活动通过名家领读名著,从方法上找到了破解这一难题的重要路径。

“自幼与经典同行,犹如与圣贤为友。”中国作家协会原副主席高洪波谈到,《神笔马良》《宝葫芦的秘密》等经典作品,蕴藏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智慧,能够培养青少年精神“味蕾”。他说,少年儿童要不遗余力地多读名著经典。名著经典是文学的入口、文化的窗口,是阅读的首选。

在中国出版协会全民阅读工作委员会主任震宁看来,面对算法推荐、AI速读的冲击,名家领读的价值在于激发兴趣、指引方向,最终必须引导孩子回归原著,在沉浸式深度阅读中守护思维成长。

“名家领读名著”项目的目标是让孩子不止于“读过”,而是真正“读懂”“读透”,从阅读中汲取滋养一生的精神养分。首批12本经典名著的领读课,将会在学而思大阅读平台上正式与读者见面。在未来的半年内,项目将持续邀请更多名家加入,将领读课程库扩充到覆盖中小学生学习书目核心范畴。(据北京日报)

细腻又充满力量的书写

——读唐丽妮小说集《请叫我蓼青》有感

□ 钟小远

人公是“我”的奶奶,外号“莫老爷”,她不姓莫,因电影《刘三姐》里的财主叫莫老爷,而那时“我”的奶奶大富婆的名声已在云端上飞,还获得省里的表彰,所以大家就叫她“莫老爷”。就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我”的奶奶就当上老厂大院里的居委会主任,有胆识有才干,取得傲人的业绩。不识字的她却一心想着赚钱,她克服重重困难,带领大家办实业致富。当年建的那些楼房、罐头厂、食品公司、文印部、饭店、旅馆,招招都出彩。那个熬过了战火,熬过了大饥荒,熬过了动荡岁月,在人生秋天里,蛰伏多年的奶奶能量瞬间大爆发,“嘭”的一下,就像枫叶红得满山满坡了。《水南风吹起》里,对检验工展展而言,也许拼命工作是释放,是痛苦消解,他可以从中获得平静,获得能量。而返修工老吴,经常加班,他有个得了尿毒症需要透析的儿子,他得努力工作。老吴说,电光石火,倾心一恋;他还说,电火花加工技术就是腐蚀,爱它,就蚀空它,翻到另一面,看到另一面的世界,便是通透。最后,老吴触电身亡,便是那电光石火的最后一击,抵达了最后的通透。还有一些痴迷是因为热爱,如《刺眼的白瓷碎片》里老厂的装配工老万,痴迷于汽车修理,他认真学习钻研,期望有朝一日能无所顾忌地修车,让车重新拥有车的尊严。这些在时代变迁中的底层人物跌宕起伏的人生在书中得以呈现。

在人物形象的刻画上,小说集注重意象的表达。如《雪落》中描写伤疤女人,黑瘦的脸,怪异的蓝色半框大眼

镜,干枯的嘴唇,没有毛孔的伤疤手臂,扭曲的指甲,鬼魅的笑,那种枯木似的、幽幽的、巫气般的意象反复出现,也成了笼罩在人们心头的疑虑,这女人到底是谁呀?连雪蔓都疑惑,她是人还是巫?很想去揭开那层神秘的面纱。又如《鲸鱼与藤壶》里的京林,他在工作中是先进的、优秀的,专业过硬,在加工车间人称其“刀郎”。工友都说“刀崩了找刀郎”,但他是个离群索居的人,性格阴沉、忧郁,也许是童年的孤独、伤痛给他心理阴影,他的精神是压抑的、痛苦的。一如庞大的鲸鱼甩不掉吸满其腹部的寄生藤壶,而藤壶又是一条鲸鱼一辈子都摆脱不了的深深痛苦。

在叙事结构上,唐丽妮的文章开头总能抓住人的眼球,让人有往下读的欲望。一个好的开头引发好奇与思考,如《请叫我蓼青》,开篇是大宝惊慌失措想要逃跑的画面,会引人遐想:他是逃犯吗?后面才写到是放高利贷的追债来了。又如《红枫女人莫老爷》开头就展现了双方对垒的画面,何等架势摆起来后却画风一转,莫老爷一句话也没说,突然走了,甩下一句“命数”。又如《刺眼的白瓷碎片》的开头一句“事情就坏在那瓶酒上,那不是普通的酒”,这酒怎么啦?看完才懂,都是这瓶酒惹的祸。其中有小人物的努力与梦碎,有因嫉妒、猜疑而打破的美好生活节奏,有在利益面前的变脸等等。

在文章脉络上,唐丽妮的小说往往有很多线条穿插进行,时不时埋下伏笔,时不时又隐隐约约地浮出一点水面,但又没有点明,常常扑朔迷离,

吊着胃口,让人忍不住一步步探究下去。比如《水南风吹起》中,一条线是展成一直想要探究老吴的死因,一条线是小鸢的死一直是缠绕于展成生活与心间挥之不去的伤痛。

唐丽妮的文章还有着悲悯的情怀。如《红枫女人莫老爷》中那个大刀阔斧的“莫老爷”有着一颗慈悲的心,对纵火烧她旅馆的那个女人以德报怨,把自己多年的积蓄一分不剩地拿来给这个女人治病养伤,帮他们找回失散的女儿,并资助她女儿读书。如《白月亮》中,小七离婚后还无微不至地照顾植物人前夫直至其康复。又如《雪落》里那个在雪地里救了绝壁轻生的雪蔓的客栈房东,他骗了她,他把雪落客栈交给她,不是为了帮儿子卖茶叶,而是为了让她活下去。客栈房东还把二楼整一层楼六间客房作为给像雪蔓这种走投无路的可怜人准备的爱心客房,而雪蔓也依样画葫芦将这样的善举坚持下去,无论多难都没有取消过,持续她女人每次就是住这样的客房。甚至那个坐过牢又伤病缠身的伤疤女人,却要想方设法阻止患癌的雪蔓轻生,这些普普通通的人身上,闪烁着人性的善良之光。

这本小说集没有宏大的叙事,而是以独特的视角去反映现实,通过普通人的努力,以及压抑、痛苦、挣扎、麻木、彷徨,甚至是绝望的描写,贴近生活;通过对生存、生活的思考,剖析人性,挖掘人性的坚韧品格。唐丽妮用女性柔软细腻的笔触充满力量地书写时代的变迁,值得深入阅读。



唐丽妮供图

唐丽妮的新书《请叫我蓼青》出版了。我认真品读,发现她小小的身躯下竟蕴藏着巨大的能量,且书写很有特色。

以细腻文笔描写大工业风,是唐丽妮这本小说集的特点之一。唐丽妮有着工业从业者的真实体验,工业风、大厂元素的呈现,如工厂的场景、各类机器、工作流程、技术细节、人物性格等等的描写,具体、细致入微,仿佛让人看到老厂被时代洪流裹挟前行的步履。很多工厂场景的描写,车、铣、钻、绞、镗、磨……送料、检验、工艺、技术、运输……环环相扣,机器连轴转,工人三班倒等等。

唐丽妮的文字细腻,如其人,但又充满了力量,是一种扎根生活,从底层迸发出的力量。她写老厂人,写老厂下岗工人的生存状况。如《请叫我蓼青》里,老厂女工蓼青下岗后摘野菜,在老厂边种菜、捡废品去卖,并卖苦力替儿子还债等等,以自己的勤劳、果敢、刚毅支撑起一个支离破碎的家。蓼青说,上天还是有眼的,不会让人没活路的,只要你一双手不懒惰。又如《红枫女人莫老爷》中的主